

開放文學－歷代話本－跨天虹

卷四 第一則 建月宮嫦娥遭劫

詩曰：月明風靜野雲間，把酒高歌樂自然。
世事如同棋一局，但存正道對蒼天。

天道不正，則風雨愆期，人生災勳；君道不正，則政治不修，民多奸詭；人道不正，則帷薄不修，家多邪罔。堯時廿年大水，周朝六月隕霜，漢代白虹貫日，玄宗遍野飛蝗，這是天道不正的所在。還有君道不正的，如當初秦始皇滅了六國，天下一統，若肯憂勤惕勵，修德行仁，傳代子孫萬世，也未可知。忽然聽信方士之言，赴海外去求神仙。其時就有一個黃冠道士，見始皇東巡，伏謁道左，誇炫仙術，變幻神奇，歷歷如見。始皇聽他言語，半信半疑道：「朕因東巡，未遑接教，待回朝之日，差人召你與朕細談。」道士告退，即駕一朵白雲飄然而去。始皇見他如此奇異，懊悔當面錯過神仙，空勞海外跋涉，匆匆封了泰山，立時回朝。早已這道士俯伏朝門之外，內官啟奏始皇，即宣入宮，對坐談玄，十分起敬。始皇問他行蹤，便答：「貧道蒼梧北海，頃刻翱翔，那有定跡？只因天上玉清宮門檻，向□檀槐梓，八寶裝成，因年深日久，盡行蠹壞，貧道意□將銀子築實造成，以耐永久，並壯觀瞻，不識陛下肯鑒微誠，大開弘願否？」始皇道：「門檻之費能值幾何！但不知宮門長短闊狹，也要比個數來。」道士道：「貧道已曾量過，長一丈一尺，闊二尺，高一尺，須得三萬六千兩方穀。」始皇即遣宮人將內帑錢糧如數發出。即喚許多銀匠，立限五日造成，四面雕鑿龍鳳花鳥，水□雲紋，極其工巧。始皇對道士說：「這樣一條重檻，如何上得天去？」道士說：「不煩陛下過慮，貧道五日後親自來領。」果然，到了五日之後，只見一隻白鶴飛入宮來，將門檻銜於口中，猶如一葦之輕，飛向空中冉冉而上。始皇佇目久之，見他竟入雲中去了。滿宮之人，無不駭異，俱道天子福洪，有此奇遭。始皇亦道自己福德所致，各各稱揚不已。

誰知到了五年之後，那道士改扮俗妝，將一塊銀子到銀鋪內傾銷。銀匠認得上有鳳翅龍紋，像在皇宮所造的，即將銀子兌換於他，施從所之，首告在縣。縣官即差捕役多人，親自到彼捕獲。那道士見了眾人，知覺來意，將身一縮，竟入地中去了。差人四下搜尋，並無蹤跡。直搜到大樹根頭，見有衣裳露出尺許，知縣曉得是個妖道，即將豬狗血從空潑去。眾人掘下，這道士直僵僵在土中，銀門檻就在腳下。眾人拿起，將繩捆了，便把門檻掘開，用百數人扛拽而出，一同解赴始皇。始皇旨下，將道士問了副罪，銀門檻依舊抬入宮來，歸了內帑。

這是民生奸詭的所在。如今單說一個人道不正的故事。在嘉靖年間，浙江嚴州府遂安縣地方，有個進士，姓郭名林，號仙公，曾任山東兗州太守，丁艱在家。夫人元氏，年及五旬，生有一位公子、兩位小姐。公子名喚郭宗賢，年方一十九歲，早已采芹入泮。大小姐年方十六，乳名珍珠，二小姐年方十二，乳名掌珠。珍珠小姐生來情性閒雅，喜怒不形，愛吃的是清茶淡飯，愛穿的是縞衣素裳。身面上若著一點濃豔的顏色，他就坐臥不安，必欲去之後已。這樣一個性情，要曉得體貌自然出人頭地的了。母親見他如此放浪，常戲以嫦娥呼之。

一日中秋佳節，桂花盛開，郭仙公與夫人在廳前賞月觀花，正是月映杯中，香浮席上。酒至數巡，仙公道：「今日玉宇無塵，冰壺映徹，只少嫦娥開了月宮，幻作霓裳之舞。」夫人聽見嫦娥二字，只道喚大女孩兒，忙對丫鬟道：「請大小姐出來。」丫鬟走進繡房，隨了小姐行至階下，夫人笑道：「嫦娥來了。」仙公將女兒定睛一看，渾身縞素□□映花容，顧盈窈窕，宛然玉人相似。對夫人道：「女兒雖似嫦娥，奈無廣寒宮貯之。」只見珍珠小姐款步登堂。見禮已畢，依傍坐下。三人飲了幾杯，看看月轉西斜，收拾綺筵，歸房就寢。仙公想道：「女兒有此美質，儼似嫦娥，不若把後園起造一所月宮，將女兒貯在裡面，然後招他一個狀元的女婿，豈不光顯門楣？」正是：

月中扳桂迎仙客，天下瞻雲賀狀元。

仙公一夜尋思，次早梳洗已畢，踱到後園，前前後後揣量一番，覺得基址蝸窄，難於佈置，須得十畝閒曠之地，才可展舒。躊躇道：「只好在城外擇地便了。」當下隨了兩個家人，乘了小轎，離城數里，是個靜僻去處，中有平洋大地，四望皆山，景致甚雅。仙公差人訪其業主，用價買了。不日鳩工，費卻五六千金，整整造了一年，果然十分齊整。那時正值中秋前後，只見：

素宇橫空，銀河耿漢。簷牙高琢，無須五彩施妝；地勢紆迴，卻借天花點綴。管弦嘔啞，常邀帝子之靈；笑語喧和，半鼓湘妃之瑟。明星炯炯，妝鏡齊開；冷袖□□，曉鬢初啟。脂水絕漲流之膩。□蘭霏冷豔之香。白雲片片飛出洞房，皓雪層層堆裝素壁。桂蕊散黃金之粟，蟾光吐白璧之煙。漫擬瓊樓瑤室，偏宜玉女瑤娥。

卻說仙公造完月宮，門樓上置一匾額，寫著「廣寒清虛之館」。珍珠小姐梳妝雅淡，點綴蕭疏。即差幾房家人、十數侍女左右服事，送住在宮中，終日登山臨水，賞月觀花。

一日，到了黃昏，月朗星稀，雲閒風靜，小姐登凌霄閣上賞月。到了二更時分，只見窗外颯風四起，草木震栗。俄而鴉飛鵲亂，狐嘯猿啼，都是佞司厲鬼，雜沓而來。小姐即忙欲歸臥房，又見臨後走來卻是一個白額猛虎，跳入閣中，將小姐一撲，銜了就走。侍女在傍，驚得魂飛魄散，連忙傳與蒼頭。眾人趕來，卻不見了小姐。大家忙了手腳，即時點走火把四山搜尋，絕夫影響。星夜趕入城來，報知仙公夫婦。仙公十分追悔，怨著夫人道：「好好一個女兒，將他比為嫦娥，如今離卻月宮，不知那裡去了。」夫人怨著仙公：「偌大女兒，本該放在身傍，誰人叫你造這勾魂的月宮，送了他性命！」兩人互相怨恨，不勝悲楚，便隨了家人出城來到月宮，痛哭一場。差人滿山尋覓骨殖歸葬。家人尋了數日，並不見影，也只得罷了。仙公夫妻望空哭祭一番，將這些從人使女，依舊收拾回去，不在話下。正是：

廣寒宮裡無人伴，哭殺嫦娥被虎銜。

且說山後就是蘭□地方，有個樵夫姓金，原是市上賣柴為業。夫妻二人年老無嗣。忽一日街頭遇著一個小子，年方六歲，身上衣服甚是華麗，相貌卻也端莊。兩眼望著，南北張皇，東西回顧，卻原來是個迷失路途，汪汪淚落。金老領他回來，當作螟蛉之子，取名金玉。恐他曉得父母的來歷，日後認得回家，金老到搬家眷入山居住，遠卻市上百有餘里。日常也不許他輕易在人前出口，所以山中中人不知來歷，竟認以為親生兒子一般。後來金老夫妻去世，他就接著砍柴生意，年已將近一十。

一日，早上山砍柴，陰風慘慘，白霧漫漫。轉過山灣，只見一個陷虎阱中隱隱婦人啼哭聲響。金玉上前張望，卻是一個絕美婦人，珠翠滿頭，仰天號泣，叫道：「救命！救命！」金玉想道：「這樣一個婦人，救他起來，不要說嫁我為妻，只這一頭珠玉，也應謝我。」連忙把那阱木放開，解去繩子。無奈這阱底有數丈之深，難於布擺。想了一會，便向扁挑頭拿條縛柴索子，解開放下。那婦人捏定索頭，隨勢而上。將金玉倒頭四拜。金玉正待開口問他來歷，那婦人向空□跳，變成一個老虎，咆哮而去。驚得那金玉滿地亂滾。少頃看時，不知去向。金玉想了，甚是詫異，依舊上山砍柴。

不說金玉一路尋思，且把這老虎的來歷說個明白。卻說蘭□山中□嘴崖上有個道士，姓蕭，名道延。他在這個所在，餐鬆食柏，養氣修元，功夫已成八九。一日魔頭到來，思量要吃生人腦子。閉目坐在崖上想道：「須是變了老虎，方得此食。」偶然到一廟裡，佛櫃之下藏著一張虎皮，道士將來穿了。想起《雲笈七籤》內有黃鼠三變神咒，罕地變成一個猛虎，雄心陡發，橫行山曲，見人便啖。因此驚動地方，人人畏怖。官府差獵戶隨山掘阱，即地張羅。那日這虎走出山來，陷入阱中，他就變為婦人。剛剛遇著這個樵夫，救他脫離羅網。道士每每感念金玉活命之恩，憐他孤身獨處，要覓一個佳偶與他。正撞著郭仙公起造月宮與小姐居住，那道士就發這點報德的心腸，將這珍珠小姐銜去，要與那樵夫為妻。卻是不知樵夫住在何處，且把小姐放在洞中，自己去念了脫皮的咒兒，依舊變成道士，去訪樵夫住居，不題。

且說小姐被虎拖了五六個山頭，驚得四肢酥軟，胸中止得微微一線喘息。那道士燒了滾湯，拿了一丸定心寶丹，灌在小姐口

內。看看甦醒，復知人事。曉得被虎銜來，幸而不為所噬，慢慢起身，四圍一看，只見石牀、石凳、石桌、石灶，在一個石室之中，開門七事，無一不備，卻似一個小小人家。小姐想道：「這老虎拖我至此，不知何意。我且走出洞門，取路尋著自己月宮，回去便了。」只見洞外古木寒鴉，淒風絕澗，人煙不到之處，豺狼馳驟其中。小姐行行且止，不勝苦楚，復入洞來，大哭一場，不覺腹中飢餓。看見盆內□光影影，小姐便到灶下舉起火來，煮好了飯，哽哽咽咽吃了一碗，坐在那裡。

這道士提了些獐% 麋鹿之肉，走進洞來，見了小姐，放下行禮。小姐才曉得是個道士修真之所，便上前拜道：「妾本郭知府女兒，被虎拖到此處，望師父送回，多謝你些金帛。」道士道：「這個使得。待貧道先打聽了小姐府中住處，然後送小姐回府。有屈小姐寬住幾日。只是深山之中，飲食臥具不稱小姐應用，望乞恕罪。」小姐道：「有個緣故。孤男寡女居此山僻，未免李下瓜田，被人嘲笑。」道士道：「小姐差矣！貧道苦修三十餘年，將有所得，豈生此邪念而恨虧一簣之功？小姐不必過慮。」道士即轉身出來。小姐想道：「這道士對我如此禮貌甚恭，料無覬覦之心。且看他晚間動靜何如，便可放心。」道士走到山外拿了一扇蘆簾，將石洞中一宅分為兩院，小姐在內，道士在外。